

清华
少儿

* 宫泽贤治最美作品集 *

大提琴手 高修

[日] 宫泽贤治 / 著

周龙梅 彭懿 /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✧ 宫泽贤治最美作品集 ✧

大提琴手高修

[日] 宫泽贤治 / 著 周龙梅 彭懿 /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 京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提琴手高修 /（日）宫泽贤治著；周龙梅，彭懿译．—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16（宫泽贤治最美作品集）

ISBN 978-7-302-42550-2

I．①大… II．①宫… ②周… ③彭… III．①童话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
IV．①I313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000893号

CELLO HIKI O GAUCHE by Kenji Miyazawa, illustrated by Yasuhiro Nakura, Hiroshi Watanabe, Takafumi Kato
Text copyright © 1992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1-2016-0272

责任编辑：苗建强

装帧设计：赵 晶

责任校对：王志娟

责任印制：王静怡

出版发行：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tup.com.cn>，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：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：100084

社总机：010-62770175 邮 购：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：010-62776969，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量反馈：010-62772015，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装者：北京亿浓世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85mm×230mm 印 张：4 字 数：38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：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5.00元

产品编号：065481-01

目录

- 大提琴手高修 2
- 扁柏与虞美人 28
- 青蛙的胶皮靴子 38



※ 宫泽贤治最美作品集 ※

大提琴手高修

[日] 宫泽贤治 / 著 周龙梅 彭懿 / 译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 京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大提琴手高修





大提琴手高修

高修是镇上一家无声电影院的大提琴手，但大家都认为他拉得不怎么样——何止不怎么样，简直就是乐手们中间最差的一个，所以总是受到指挥的欺压。

这天下午，大家在后台围成一圈，为即将到来的小镇音乐会排练第六交响曲。

小号拼命地高歌。

小提琴也在一旁奏出了双重奏的旋律。

单簧管嘟嘟地附和着旋律。

高修也紧绷着嘴唇，睁大双眼盯着乐谱，专心致志地拉着。

突然，指挥啪地拍了一下手。大家立即停止了演奏，安静下来。指挥发火了：

“大提琴落后了。咚嗒嗒，咚嗒嗒，从这里开始，再来一次。开始！”

大家从刚才停下的地方的前一小节开始演奏。高修脸涨得通红，脑门儿上的冷汗都出来了。刚才挨训的地方总算过去了。高修拉了一会儿，刚想松口气，指挥又啪地拍了一下手说：

“大提琴！走音了。真拿你没办法，我可没功夫教你哆来咪发呀！”

大家都替高修难为情，有的装作看自己的谱子，有的摆弄自己手中的乐器。高修慌忙调整自己的琴弦。其实，不能只怪高修，他那把破大提琴也真够戗。

“从前一小节开始。预备——起！”

大家又拉了起来。高修歪着嘴，全神贯注地拉着。这回很顺利，前进了一大段。高修想，这回运气不错，不料指挥又做了个威吓的手势，啪地拍了拍手。高修心想，又糟了！谢天谢地，这回是另一个乐手出了错。高修也像刚才别人在自己拉错时那样，煞有介事地紧盯着自己的乐谱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好，从下一小节开始。预备——起！”

大家正准备起劲拉的时候，不料指挥又狠狠跺了一下脚，吼叫起来：

“不行！简直不成样子。这里是乐曲的核心部分，这么干巴巴的怎么行！诸位，离正式演出只剩下十天了。我们可是靠这个吃饭的专业乐团，如果输给那些打马掌的和制糖店小伙计们凑成的业余乐队，那咱们的脸还往哪里搁啊？喂，我说高修！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没一点儿感情，既没愤怒，也没欢乐，感情根本出不来。还有，你怎么也跟不上其他乐器的节奏，你一个人总是像没系好鞋带似的，拖大家的后腿。真没办法，你得好好练呐！不然，我们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金星乐团可就要让你一个人给败坏名声了，你对得住大家吗？算了，今天就练到这里吧，休息一下，六点钟准时进入乐池。”

大家行过礼后，有的人叼着香烟，点着了火，有的人走了出去。

高修抱着那把像破木箱一样的大提琴，撇着嘴面壁而泣。哭了一会儿，他又重新振作起来，一个人拉了一遍刚才的那段曲子。

这天夜里很晚了，高修背着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说是家，其实不过是镇子河边的一座破旧的水车小屋。高修一个人住在那里。每天上午，他在小屋旁的小菜田里给番茄剪枝，给卷心菜灭虫，午后再外出。高修进屋后，先打开了电灯，然后打开那个黑色的大包裹。包裹里当然不是别的东西，就是那把笨重的大提琴。高修将琴轻轻放在地板上，又从柜橱里拿出一个杯子，在水桶里舀了一杯水，咕嘟咕嘟喝了一通。

喝完水，他甩了甩头，然后坐到椅子上，就以猛虎下山之势拉起了白天的那首曲子。

他一边拉，一边翻谱子，中间停下来想了一会儿，又拼命地拉，坚持拉完了，接着又从头再来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嗡嗡地拉个不停。

这时早已是夜深人静了，高修拉到后来，也搞不清自己是在拉琴还是在干什么了，只见他脸涨得通红，眼里充满了血丝，样子十分可怕，好像随时都会栽倒似的。

这时，不知是谁咚咚地敲了敲后门。

“是霍修君吗？”高修迷迷糊糊地问道。没想到推门进来的，是那只在菜园里见过五六回的大花猫。

它正吃力地把从高修菜田里摘下来的半生不熟的番茄搬到高修面



前，说：

“啊，累死我了。搬东西可真够累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高修问。

“这是一点礼物。请尝尝吧！”花猫说。

高修憋了一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，他吼道：

“谁让你拿番茄来的？你以为我会吃你拿来的东西吗？再说，这番茄是我地里的东西，而且你摘的还是没有红透的番茄。这么说，以前啃番茄梗的、踩倒秧子的，也是你这家伙啦！给我滚，你这只混账猫！”

花猫耸了耸肩膀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，咧开嘴微笑着说：

“先生，别那么怒气冲天嘛，这样会伤身子的。还是拉一首舒曼的《梦里曲》吧！我当您的听众。”

“你也太狂妄了！你不过是一只猫罢了。”

大提琴手被激怒了，他考虑了一下怎么收拾这只混账猫。

“不要客气了，请开始吧。我呀，不听先生的音乐是睡不着的。”

“放肆！放肆！放肆！”

高修气得满脸通红，像白天的指挥那样跺着脚叫了起来，但继而又神情一转，说：

“好吧，我拉！”

不知为何，高修先将门锁上了，又关好窗户，然后拿起大提琴，随手把灯也关掉了。这时，屋外下弦月的月光照亮了大半个屋子。

“拉什么？”

“《梦里曲》，罗曼蒂克的舒曼作曲。”花猫抹了抹嘴说。

“好吧，这首曲子可是这样的？”

大提琴手不知为何先把手帕撕开，又将自己的两只耳朵堵得严严实实，然后就以暴风骤雨之势，拉起了《印度猎虎曲》。

一开始，花猫还歪着脑袋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阵，但突然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嗖地一下扑到了门旁。只见它猛地用身体朝门板上撞去，可是门紧关着。这时，花猫仿佛是醒悟到自己犯下了生平的最大错误似的，惊慌失措了，眼睛和脑门儿都噼噼啪啪地冒出了火星，接着，胡须和鼻子也开始往外冒火星了。花猫痒得要命，直想打喷嚏，最后，大概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又乱窜起来。高修兴致来了，越发起劲儿地拉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够了、够了。请不要再拉了。我再也不敢指挥您了。”

“住口！现在正是猎虎的时候。”

花猫痛苦地团团打转，一下子撞到了墙上，墙上闪出一道道蓝光。最后，猫像风车似的，围着高修不停地转圈，搞得高修也头晕眼花了。

“好了，这回就饶了你吧。”说完，高修终于停了下来。

花猫也立刻恢复了原状。

“先生，今晚的演奏不对头呀！”花猫说。

大提琴手这回可动了肝火，不过他仍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从兜里掏出一支卷烟叼在了嘴上，然后又拿出一根火柴，说：

“怎么样？看样子没吓坏你吧？伸出舌头来给我瞧瞧！”

花猫傻乎乎地伸出了长长的尖舌头。

“哈哈，有点干裂了呀。”大提琴手说着，突然用火柴在猫舌头上嚓地划了一下，然后点燃了自己的香烟。猫不知是惊是怒，像风车一样地转动着舌头，朝门板撞去，又摇摇晃晃地退回来，接着，又撞了上去，反反复复好几次，像是在寻找逃路。

高修幸灾乐祸地看了一阵，才说：

“好了，我放你出去，以后不许再来了。你这个笨猫！”

大提琴手打开门，笑着望着花猫旋风一般地钻进屋后的茅草丛里。他痛快极了，于是便酣然入睡。

第二天晚上，高修又背着黑色的提琴包裹回来了。他咕嘟咕嘟地喝完水，就又和昨晚一样，使劲地拉起琴来。十二点很快过去了，一点过去了，两点也过去了，可高修仍然没有停止练琴。后来，也不知几点了，他已经全然不知自己是不是在练琴了。正当他嗡嗡拉得起劲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不知是谁在咚咚地敲屋顶。

“这猫怎么还没吃够苦头啊？”

随着高修的叫喊声，从天花板的洞里噗地落下来一只灰色的小鸟。当它落在地板上之后，高修才看清，原来是一只布谷鸟。

“连鸟也来了！有什么事吗？”高修问。

“我是来向您请教音乐的。”

布谷鸟一本正经地答道。

高修笑了起来：

“音乐？你的歌声不就是‘布谷、布谷’地叫吗？”

布谷鸟十分认真地说：

“没错。不过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“有什么难的。你们的歌声除了吵得让人心烦，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唱法？”

“那可是不容易呀！比如，你听，这样唱的‘布谷’，和这样唱的‘布谷’，就大不一样！”

“我听起来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听不出来罢了。我们叫一万声‘布谷’，就有一万种不同。”

“随你说吧！既然你分得那么清楚，干嘛还到我这里来呢？”

“我想学习正规的哆来咪发的发音。”

“什么哆来咪发不哆来咪发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，去外国之前，我一定要学好。”

“什么外国不外国的？”

“先生，请教我哆来咪发吧！我会跟着唱的。”

“真是讨厌！我只拉三遍，完了你就痛痛快快地给我滚。”

高修拿起大提琴，嗡嗡地对着弦，然后拉了一组哆来咪发嗦啦西哆。

布谷鸟连忙啪啪地拍起了翅膀，说：

“不对，不对。不是那样。”

“真讨厌！到底怎么样？你给我来来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布谷鸟把身子往前一倾，摆出一个姿势，叫了一声：“布谷！”

“什么呀，这就是哆来咪发？对你们来说，哆来咪发也好，《第六交响曲》也好，都是一回事吧！”

“那可不同。”

“怎么个不同？”

“难就难在要一直不停地唱下去。”

“就是这样吧？”大提琴手又拿起了琴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连续拉了起来。

布谷鸟高兴了，中途合着琴声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叫了起来。布谷鸟使劲儿往前探着身子，没完没了地叫着。

高修拉得手指都发痛了。

“行了，适可而止吧。”说着，他就停了下来。

可是布谷鸟却遗憾地双眼一扬，又叫了一阵“……布谷、布谷、布、布、布、布”，才停了下来。

高修气坏了：

“好啦，臭鸟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赶快走吧！”

“求求您再来一次，您的琴声听上去不错，可还是有点不对劲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是我教你呢，还是你教我呢？快滚蛋！”

“求求您了，就请再拉一遍吧，好吗？”

布谷鸟一次又一次地哈腰央求道。

“那么，这可是最后一次啦。”

说着，高修拿起琴弓，布谷鸟呼地吸了一口气：“请您尽量拉久一点。”布谷鸟说着又哈了一次腰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高修苦笑着拉了起来。布谷鸟又一本正经地倾着身子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拼命啼叫。高修开始还无心演奏，乱拉一气。可拉着拉着，他觉得布谷鸟似乎完全合上了哆来咪发的音了，而且，叫得比自己拉得还要准确。

“这样下去，我不也变成鸟了吗？”高修一下子停住了。

布谷鸟顿时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，晃了几下，就又像刚才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、布、布、布”地停了下来。它悲愤地瞪着高修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停下来？不管我们被认为是多么没骨气的家伙，我们都没有停止过啼叫，直到啼出血来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当我会一直跟你胡闹下去吗？你赶快给我走吧，天马上就要亮了。”高修指着窗外。

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，乌云正在向北面涌去。

“那么在太阳出来之前，请再拉一遍吧！就一遍！”

说着，布谷鸟又鞠了一躬。

“住口！你真是得寸进尺。你这个笨鸟！你再也不走，我就拔了你的毛，把你当早餐吃了。”高修狠狠地跺了一下地板。